

說郭



# 說郛卷第七十八

欒城遺言 一卷

宋蘇

籀 眉山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爲某講老子數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予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左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嘗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

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于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覩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旣而俾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暮年于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詞以爲除書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予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放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輕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言字卷十一  
公曰予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  
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  
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予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  
所謂訓詞曰君所作強于令兄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苧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以爲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勿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尙記得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言字卷十一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驅馳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凰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予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序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蕊其詩云羅幃卷舒

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置等說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溼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  
寫八漸揭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爲未  
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正如云一龜一蛇之謂道也謂  
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氣力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間休咎云  
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尙有十年流落也後

皆如其言

公言呂微仲性諳邊事行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得石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弊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于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二代故後學當體此說

隋遺錄

二卷全抄

唐顏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措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旣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隄使勝巨艦叔謀銜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卽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刃後隻輪庫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自都抵汴郡日進御女車車轆

垂蛟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支纖墮駭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蕊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眉鞞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上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彩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



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脚  
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  
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  
拜媿好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  
龍舟首楫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  
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  
不足難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  
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飡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  
吟持楫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  
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  
越人乘樵風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  
之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卽江淹文集赤壁魚所化也  
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泊絳

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  
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  
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顛簇小蛾幸  
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傲吳言因  
有儂語也帝昏泐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常遊吳公宅雞臺恍惚  
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綽袖長裾  
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  
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  
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窺紫毫筆書小  
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擁萬甲  
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醞  
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  
自井中出來腰肢袅娜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

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帝求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帝幸月觀烟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掩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冑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披

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回入寢殿蕭妃諠笑不知止帝因  
曰往年私幸妥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  
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憐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效  
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卽念云憶睡時  
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  
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上林中  
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  
言聞說外方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  
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  
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以待微風東來  
宮娥衣被風綽直泊眉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  
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于四  
隅烟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

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  
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  
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  
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嘗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  
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  
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  
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  
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絲  
絲病欲成須知潘岳髻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  
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  
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  
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  
私恩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



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于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汝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耶于是奸蠹起于內盜賊攻于外直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卽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資爾髡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埒溢于爪髮蟣蝨結于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噫噓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于侍從

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硯史 一卷

米芾 襄陽人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惑喻之而移非真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奕由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用器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于表出之綵楮葉雖工而無補于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潤者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爲硯着墨不滲甚發墨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予自製成蒼玉硯

唐州方城縣葛仙翁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已下而不熱生泡生泡者膠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若石滑磨久墨下遲則兩剛生熱故膠生泡也此石既不熱良久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也歲久不乏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亦有澹青白色如月如星而無暈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

溫州華嚴尼寺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研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鑿而易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韻校理石揚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制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岩石



岩有四下岩上岩半邊岩後礫岩予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岩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細扣之清越鸚鵡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着墨清越溫潤着墨快不熱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豔亦有不乏者

###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圖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綫脉隔爲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

### 通遠軍澆石硯

石理澁可礪刃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有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瀟墨點有緊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鬪而慢甚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

###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欵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成州栗玉硯

理堅色如栗不甚着墨爲器佳甚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滲墨無光彩色綠可愛如賁色澹如水蒼玉

夔州點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黑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黃石硯

理麓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爲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淡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士人自制陶硯在銅雀上以熟絹二重陶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于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

之有縫不透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瀝青火油之堅響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萬城石等

淄州硯

淄州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則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清色青黑白點如彈不着墨墨無光好事者但置爲一器與紅絲石作器俱佳大抵色白而紋紅者慢發墨亦漬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文理斑赤者不漬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看慢者經臘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浸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滌非品之善青石有龜紋如羅近欸亦着墨不發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于他磨硯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蕊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聲響稍用則如鏡走墨予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嘗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尋棄擲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喜是以不乏傳也

硯譜 一卷

不著撰人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翰墨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二者  
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  
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揚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卽其理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  
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湯燥

鳳味石

端硯

見端溪石譜

鸚鵡眼

子石

端溪



活眼死眼

同上見端硯譜

龍尾石

歙州出于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爲上龍尾以西坑爲上龍尾遠于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耳

李賀詩

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洒長弘冷血痕則謂鸚鵡眼知端石爲硯久矣

諸州硯

淄州金雀石色紺青聲如玉又有青金石扣之無聲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寧鄉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駝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于川峽人宿州出樂石潤膩發墨但無石脉萬

說字卷七十八  
十三  
州有懸金崖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腴不起墨不耐久磨  
牢山丹石滑澤堅膩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  
得之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  
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着呂字青濰州石末硯皆瓦硯  
也柳公權以爲第一當時未見歛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查爲硯知古  
亦有木硯

銅硯蟬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贈朕柘木銅硯袁象贈庾翼蟬硯

水晶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卽不出光發墨如歛  
石



玉硯

李充伯得玉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爲管硯乃碧玉以玻瓈爲匣

鐵硯

青州熟鐵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滌硯

凡硯須旦滌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宜用小氈片或紙若久用石色爲墨漬汚卽以麩炭磨洗復如新矣苦寒不宜用佳硯石

理既凍墨亦少光

帝鴻氏之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  
牀石記

真材本性

硯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耳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端溪硯譜

一卷

宋范 纂

謹按端州治高要縣自唐爲高要郡皇朝政和初以太上皇潛藩  
賜號肇慶府府東三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蓋靈羊峽  
之對山也斧柯山峻峙壁立下際潮水自江之湄登山行三四里  
卽爲硯岩也先至者曰下岩岩之中有泉出焉雖大旱未嘗涸下  
岩之上曰中岩岩之上曰上岩自上岩轉山之背曰龍岩岩蓋唐  
取硯之所後下岩得石勝龍岩岩不復取自山之下分路稍東至  
半邊山諸岩西南沿溪而上曰蚌坑龍岩斧柯山脚谷中石也大  
抵石以下岩爲上中岩龍岩半邊山諸岩次之上岩又次之蚌坑  
最下此岩石之品也下岩石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岩有兩口  
其中則通爲一穴大者取硯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  
曰水口卽陳公密所開也岩之北壁石背爲泉水所浸瀾漫湧溢  
下流爲溪岩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人所莫測  
以是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所有下岩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今

欲得下岩北壁石者往往于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向或可探然自崇觀以後亦罕得矣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知矣岩之上雖秋冬乾旱亦未嘗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北壁石眼正圓有青綠碧紫白墨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卽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皆少淡下岩上岩皆有山半上岩之穴陟而取石中岩之穴或陟或降下岩之穴降而取石上岩有三穴上穴曰土地岩以土地祠居其上故名焉中岩曰梅樹岩下穴今石工以爲中岩者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爲一穴皆中岩也土地岩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岩石色帶黃赤眼亦如之梅樹岩石微黃赤稍輕而帶灰蒼色眼黃綠中岩兩壁石與梅樹岩同而少勝焉北壁石則與下岩南壁石相類而少劣焉

大抵石性貴潤色貴青紫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眼貴翠綠圓

正有瞳子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  
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  
樣曰瓜樣曰卵樣曰璧樣曰人面曰蓮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  
鼎樣曰玉臺曰天研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笏  
樣曰梭樣曰琴樣曰鼓樣曰雙魚樣曰團樣曰八稜角柄秉硯曰  
八稜秉硯曰竹節秉硯曰硯甄曰硯板曰房廂樣曰琵琶樣曰月  
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欵樣曰端樣曰琴足風字曰  
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低耳有四環刻海  
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星斗羅列以供太上皇  
書府之用

石之病者有曰鐵綫乃是臙皮隔處若于綫上鑿之則應手而斷

曰瑕曰鎖曰驚曰火黯惟岩石有之斜疵處如火燒狀曰黃龍灰黃色如龍蛇橫斜布石上唯火黯端人不以為病蓋岩石必有之他山石皆無

法書苑

周越

王谿編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有云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

寶泉為李陽冰篆曰筆虎泉又作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精深鉞釵頭屈玉鼎垂金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于戈法一日書遇戠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仰示聖作內戠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鑑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茯苓芝黃仙鶴之類杜操字伯度善草書帝愛之詔令上表亦作草字後謂之章草

說郛卷第七十八終



# 說郛卷第七十九

玉堂雜記 三卷

周必大

錢文僖公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百二十緡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院遇散聖節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事又六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往皆內朝故事也

李仁父燾續通鑑長編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卽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敍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大禮降御札既云札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院吏寫本

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  
郊御札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  
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于親闈瑞節歲交于隣境上改作農事屢  
豐戎軒載戢崇禮樂于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卮每奉于親闈美  
化遂刑于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于郊祀其欲得  
體大率如此

己亥二月丁卯詔今歲郊祀以例約束省費旋有旨未命行出下  
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初李仁父主此說予前郊嘗經集議會  
近習揚言燾博極羣書却不曾讀孝經乃不果行至是予以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諸儒議曰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王  
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歲事于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  
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衆以爲然遂奏  
臣等竊觀傳載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歷時



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展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成王時嘗于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于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卽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卽位以來固嘗一講祀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爲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前代賀循本朝名儒李泰伯范鎮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

誨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以聞乙亥有旨從之九月  
上辛以顯肅后忌前改用仲辛行禮辛酉當受誓戒前一日上語  
宰執足指瘡腫恐妨拜跪欲展季辛又值顯恭后忌如何宰執奏  
天地尊后忌卑遂降旨用二十六日必大按漢武太初太始征和  
中屢祀明堂不專用辛方請別卜日詰朝上忽遣中使諭旨都堂  
夜來傅藥足瘡良愈不必改日但已展誓戒之期若再降旨不張  
皇否趙相奏此却無妨遂以是日午時集官受誓戒丙寅大雨丁  
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事冒雨入麗正門過後殿請皇帝致齋己  
巳上乘逍遙車朝獻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  
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趨文  
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  
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恭傳旨  
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庚午昧

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于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于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大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大禮赦條乃六部諸司條具上省省中類聚取旨訖卽進熟狀降付學士院草赦文本院并首尾詞大書進入其間多云當議將上取旨蓋有司擬申如此既經書旨行赦便是處分不應仍舊用當議二字必大爲學士諭令削去院吏持不敢遂親以筆塗之

大禮上乘玉輅率命翰林學士執綬備顧問近歲多闕正員臨時  
選差他官與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己亥明堂必大再爲之  
按京師用唐顯慶輅嘗以登封其安固可知元豐改造已不能及  
今乃紹興癸亥歲所製上自太廟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至輅後  
由木陛以登惟留御藥二宦者侍立執綬官先從傍用小梯攀援  
而上衛士以綵繩圍腰繫于箱柱輅行頗搖兀宸几亦覺危坐云  
大禮後上御樓揭雞竿肆赦皇太子及文武百僚拜舞于下惟樞  
密使翰林學士相對侍立樓上丙申己亥必大扈從再登麗正門  
望濤江形勢環抱極壯觀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  
以大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  
爲少尹餘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擬宣麻又  
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于史院檢照

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視麻爲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暮至玉堂御藥李持出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制書既不給告則當付有司施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來詔書體式格換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擬定格式進呈如賜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闊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予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答皇太子詔用卿字非是前輩知體則不然其他或汝或王或公皆當有別

歐陽文忠公學士院草錄世亡不傳近歲有玉堂集云是李漢老邴編類亦差訛非全書其中却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蓋政和宣和間所供今東宮乃闕此欲引例爲請緣無善本可據且當時不



言字卷十九  
四  
曰宮而曰府遂止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快行家傳旨下學士院取從官爲四川宣撫使體例蓋是時參知政事王明公炎在蜀三年屢求歸宰相薦吏部侍郎王能甫之奇爲代故來索例必大令回奏云降麻官方屬本院侍從當問三省既暮忽宣鎖至院已秉燭中使出御封御筆乃王炎降樞密使依舊四川宣撫使其密如此吏寫熟狀依例不轉官但加食邑必大方草制未暇細思既得筆依奏方省其誤自寫奏云本朝改官制後以太中大夫爲宰執官當時改樞密使爲知院事中興以來既復置使首用舊弼故恩數多視宰臣未有以中大夫充者昨汪澈元是通議大夫虞允文太中大夫故不轉官今王炎止是中大夫竊慮合轉左太中大夫仍加封邑庶協近制御筆批依時三鼓批墨尙濕

必大初直院見批答臣僚章表皆大書其後不過三兩行表紙盡



則接以詔紙數幅文盡乃止然表紙高詔紙矮參差不等問之掌故並無依據心每疑之其後徧于執政故家求承平時舊本偶得仁宗皇祐間答孫威敏公沔辭免副樞表則所接之紙高低相若淳熙乙未再叨寓直閏九月十二日因李參彥穎王樞准斷章批答卽具奏照皇祐體式于表後用一等紙書寫進呈仍乞今後准此施行御筆批依遂爲定制

北門掌內制西掖掌外制是謂兩制又著令自觀文殿大學士至敷文閣待制爲侍從官朝廷或詔近臣舉賢議事多云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尙書省侍郎以上而別言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乃爲詳備近世相承通稱侍從固以疑混若泛言兩制則非矣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旣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

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于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沒則祭于社而後世良二十石民亦奉祀之爾于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雜學士以上遇辭免皆降詔不允給舍并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王侍郎師心辭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舊官合答詔也是歲九月權禮部賀侍郎允中除給事中辭免亦降詔乃誤襲王例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權工部王侍郎晞亮遷夕拜不復降詔得之矣明年九月權禮部金侍郎安節亦遷夕拜又誤降詔自後往往無定論院官隨事申明改正

爲善

上自登極至今將二十年正除翰苑纔七八人皆登二府惟王日嚴以年踰七十除端明殿學士而去

內制名色不一儻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下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于前謂之屏風兒予嘗跋王岐公蘇文定公詔草及謝表備言之至今不廢蓋其來久矣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蘆葫殆謂是耶

翰苑印以翰林學士苑印六字爲文背鐫景德二年少傅監鑄上兩字微剗自南渡京百司印無如此久者又尙書六曹惟禮部印是舊物然亦元豐改官制後取鑄蓋文書稍簡故不剗耳

王公四六話

二卷

宋王

銍

汝陰人

宋元獻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事一日奏事差訛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

明日乞退遂用元獻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尙不如人老矣  
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  
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  
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踰踰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  
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  
微藿雖傾尙遡日華之明潤其意爲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  
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  
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  
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  
襯雖金石而爲開下句讒波稽天則于斧戕了無干涉此皆四六  
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話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關西京  
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

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簷元開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于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謁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休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情深陟謁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



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楊劉四六彌盛然尙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弊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于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義理而已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于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于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旣應說書進士俱中第經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



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  
後爲中書舍人謫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  
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  
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史書曰夢幻泡影知  
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  
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  
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  
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托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都之地  
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  
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

詩經卷十一  
之笑曰公之末篇寓忠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鱣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竚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啓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閣啓曰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游金陵以啓投王荆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利于民者荆公答以啓略曰起于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何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志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也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高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敕榜有云惟天助順以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詞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嘆諷詠之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  
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二軸與之元之以啓謝  
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于易象謂其  
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  
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  
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于死生之際也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  
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蕉中之鹿  
奚辨其眞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  
惚耶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  
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迫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

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  
廢任莫追于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于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  
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西疇常言 一卷

何 坦 盱江人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有常也玩愒自恕曰  
我未嘗廢非悠悠乎顧一暴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曰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

學不可躐等先致察于日用常行人能孝于事親友于兄弟夫婦  
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德雖窮理盡性亦無越于  
躬履實行也

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  
之撻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  
也



士有假書于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

君子之學體用具藏修之餘時與事物酬酢因可以識人情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盡如吾意哉有困心衡慮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擇勝己者講貫切磋益也追隨遊玩損也若佞諛相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

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于善是之謂善學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



保長年

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言修身也孝友施于有政而家齊矣敬信節用愛民惜力而國治矣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于口出納唯謹

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爲己之學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爲人之學徇人至于喪己逐末而不知反本也

爲學日益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己也人一己百雖柔必強

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晞避中人覬福慮禍故強爲善而不敢爲惡下愚啓不畏禍故肆爲惡而亡所忌憚

日用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禮容苟備不必華也若閔耕念織將慚惕不暇敢過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爲毋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昉昉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分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飲啄前定毋庸強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亨屯無入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疎網難逃霖淫漫漬人固未之覺迨雨止則墻隕矣

士能寡欲安于清淡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

不失其正

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豐不見其有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爲乏夫何慊義理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勿之累也

矜名譽畏譏毀自好也忘檢制肆偷惰自棄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導之使爲善也自棄者民斯爲下矣不足與有爲也

知學則居貧而無怨學而深于道則安貧能樂常人貧則怨小人貧則亂

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忤于我何損又安知其不爲進德之助歟

富兒因求宦傾貲汚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于慊其所無而卒至于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戚疏

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強也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動稍褻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此誠有之愚俗蓋迫于勢耳君子不欺闇室處平地者顧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歛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富貴利達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子小人之攸分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計乎事之利害審是非則虞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遇爲之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奉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

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厲以勤教子

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逮迹其自爲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能卽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己謀則思過半矣

道統之傳自堯舜書雖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未著也學聚問辯蓋夫子贊易之辭如三王四代惟其師出于記禮者之言爾堯學于君疇等說亦見于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形于詩人之頌焉由是推之傳說之有功于名教大矣

孔子之于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之阱則何以爲孔子

爲政寬嚴孰尙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



易啓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當官動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一取諸其鄉不得已薪蔬常  
用市于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帳具予直適平而物無苛擇庶免于  
悔吝

弊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更也于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  
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帝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而習于相忘  
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其民愛之而上下相樂霸  
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違強  
國以威劫民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于相率以爲亂  
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而無復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與危寄惴  
惴然朝不謀夕矣

君子之事君當彌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



奢極靡而公孫弘爲相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爲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僞也僞萌于心則發于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于心而脉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答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爲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實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並目之爲具臣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于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力以肅  
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力之所  
不逮是行舟于陸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  
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况鮮同寅協恭之誠無率作興  
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績黜陟之法廢也

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澤之產耗矣  
銷錢以爲器具而鼓鑄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價相夸遠方何禁  
焉王公戚里時尙競新士庶何責焉法行而後化流皆當自近始  
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  
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爲彝典頒之四方以革猥  
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一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斂征醵急于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海岳名言 一卷

宋米芾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智代吾名書牌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

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友智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偃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是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勺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尙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勺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公世始有俗書

唐官誥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

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擊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于褚也又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皆顏傑思也柳與歐爲醜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說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  
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  
予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  
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  
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  
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  
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知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  
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  
纖濃徐皓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  
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



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者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也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跡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字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恆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說郛卷第七十九終

# 說郭卷第八十

雲麓漫抄 十卷

趙彥衛 字景安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史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本朝樞密本兵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爲兩制院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檢鼓是爲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之分院世俗目之曰宮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爲義始不一矣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卽均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堦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頭不應更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書制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  
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紵製以紅藍汁凝而爲之官賜宮人  
塗之號爲桃花粉藍地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  
曰燕脂崔豹古今註云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  
染名燕脂中國亦爲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謂之燕脂粉今人以  
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爲紅藍耳舊謂之赤白  
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  
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海鱗出入穴  
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寶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  
虧盧肇海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謂水者地之  
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  
元之氣升降于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其與元氣升降互爲

抑揚而人不覺也亦猶坐于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降再升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卽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午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夜卽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漸



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  
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  
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日加一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  
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  
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  
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酒千金方云  
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柏酒飲  
桃湯服却鬼丸敷于散次序從小起註云以過臘日故崔寔月令  
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承  
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云敷于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  
箇兩則知敷于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訛而爲自小起云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玄武爲



真武玄冥爲真冥玄枵爲真枵玄伐謂真伐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真武現繪其像爲北方之神披髮黑衣仗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事益嚴加號鎮天祐聖或以爲金虜之讖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佇思久之云運于上者無遠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于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于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韓詩外傳

十卷

韓嬰

閔子騫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

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旒裘相隨心  
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  
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  
旒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  
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  
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  
乎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  
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聞  
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  
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以何

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于是盟者背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不與我吾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聞之曰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刳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于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于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

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

諸集拾遺

七明九光石之名也威喜樊桃木之名也獨搖牛前龍仙皆草之名

立夏日服六壬六癸符或云水丸飛霜散暑不能侵

蟹曰無腸公子龜曰先知君

顏蠋辭齊宣王曰蠋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遂不仕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別無訓義左傳行李按舊文疑行李也

明皇學隱形于羅公遠不盡其術帝怒斬之有使自蜀來道逢公遠語曰帝加我以丹頭之戮豈能害我哉因以蜀當歸爲獻以讖

幸蜀也

仙丹九品第四曰碧雲腴

唐乾符中木入南斗術士邊岡以爲帝王之兆木在斗下爲朱其應在朱全忠

盧懷慎與張說同作相盧忽暴亡其夫人崔氏不泣謂家人曰公命未盡公清廉而說尙存公不應死已而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處皆曰爲張說鼓鑄橫財我豈可同未幾卒

則天改新字有言國中有或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乃改爲國後言武在口中與囚何異乃改作囗

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小官並列長鐵榜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清童子元寶後驗之乃一古



錢

張贍夢炊于臼中占之曰喪妻臼中炊言無妻也

續漢儀賜老人鳩杖杖端刻鳩取其不噎

董威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爲衣號百結衣

荊州記酉陽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之酉陽逸典

焦貢易林以酒爲歡伯

風俗通曰恙毒蟲喜噬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乎  
大戴禮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謂葶  
蘆也歲惡則惡草先生謂水藻惡謂澇也歲旱則旱艸先生謂蒺  
藜也皆以孟春占之

河圖記百代之後地高天下千代之後天可倚杵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戲

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又



有大瀛海環之總謂之八極

養生訣錄云非性暖號草鍾乳

柳子厚愚溪詩序溪丘泉溝池亭堂島皆以愚名之號八愚

稽聖集蠶女家在縣竹縣塑女子像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廟

釋典以四法判夢一曰無明熏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

四曰善惡先兆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

曰豔淫歌曰哇振旅而歌曰凱

蜀王子泉買奴名便了立券具恕百役

陸機瓜賦云其種有黃觚密笛金釵狸首虎蹯玄胥素腕之名

孔演圖曰鳳有九苞一口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

彩色光六冠雉全七距銳鈎八音激揚九腹五行

沈懷遠南越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珠大而底平如覆釜謂

之璫珠次曰走珠次曰骨珠次曰磔硠珠次曰稅珠  
李知微宿都省夜聞人呼馳道都尉司城主簿者數小人入古槐  
下石穴明日發視乃鼠也

法苑珠林兜率天雨摩尼珠護世城雨美膳阿修羅天雨長仗闍  
浮提世界雨清淨水

本草牡丹一名百兩金又名鼠姑

蒼耳別名羊負米

盛事美談

太祖微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來語趙普曰李侍  
中安得久耶城下有三天子氣歲餘城陷而周祖踐祚未知三天  
子之說乃太祖太宗時從行也

太宗一日閱後苑象死取膽不獲詔問徐鉉鉉請于前左足求之  
果得云象膽隨四時左足上歎其博識

董羽太宗朝畫端拱樓四壁意望恩賞一日太宗登樓皇子遙見驚啼遽令圻墻之卒不獲賞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于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主鍾愛一女選有奇表殊才有門第者執政言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歲甲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曾列貳卿兼富辭義可以塞選國主大喜成禮授少卿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未歲周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敕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因笑曰某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半載果有朱崖之行田宅籍沒子孫南去疋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

比紅兒詩 一卷

羅虬

北齊馮淑妃名小憐後主惑之願得生死一處苟奉倩妻曹氏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冷還以體熨之

孫綽情人詩云碧玉破瓜時呂洞賓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楊文  
公謂俗以破瓜爲二八

顏回望吳門馬如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  
後人號馬爲一疋

齊武帝宮人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  
人聞鐘聲早起粧飾出南史

虬詩云十年東北看燕趙眼冷何曾見一人

潘妃有琥珀釧一隻直至七十萬

虬詩云輕梳小鬟號慵來巧中君心不用媒可得紅兒拋酒眼漢  
皇恩澤一時回

馬明王隨神女入室臥紫金床

王獻之情人桃葉歌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  
自揖迎汝

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而服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

甄皇后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持玉衣覆其上者

華山記云頂上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仙

范寬之得妓人結絲合歡香囊寄詞云謝娘梔子賈妃萸佩出本事集

李商隱贈更衣詩云結帶縣梔子繡領刺鴛鴦又梅聖俞梔子詩云同心誰可贈爲詠昔人詩

王訓舞詩云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聞

呂氏鄉約 一卷

藍田呂氏大忠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



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爲人謀能集衆事能解鬪爭能  
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爲衆所推者皆書于  
籍以爲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  
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  
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務皆爲無益

###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六一曰  
酌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  
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  
犯約之過四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  
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怠惰不勤三曰動作無儀四曰  
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已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于籍三犯則



行罰

禮俗相交

凡有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甚不經者當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

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契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

凡遺物婚姻及慶賀用幣帛羊酒蠟燭雉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襚禮以酒脯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

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者以財帛米穀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爲之營幹

###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徧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徧告之凡有患難雖非同約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犯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

聽聽而復爲及過之大者皆卽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一月一聚具食每一季一會具酒食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高下依長少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于鄰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于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但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書其語成吾里仁之美有望于衆君子

焉淳熙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呂大忠白

獻醜集 一卷

宋許 棐  
號忱甫  
海鹽人

閨女弄粧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嬙始知獻醜予以詩文獻醜者  
也自重痼之餘戶外事一不以綴意獨嗜筆硯如奇聲美味每有  
題著必拊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  
人傳以爲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見窺  
而笑者哉抑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  
笑禁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爲快也故氏其集曰獻醜嘉  
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棐自序

樵談 井序 此即  
獻醜中之一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澗雲崖和樹聲答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  
亦可簡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  
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矣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擘書覆瓿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穿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污與端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薰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神佛其據我乎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懼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享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



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咒動得千金文士剗精鉅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釜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于細而忍于大

鬪金闔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爲不全之書是遭無燄之秦也哀哉

貴畜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澗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澗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爲人子之道而有子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爲寶土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自己之仙真仙也不求真仙而求繪鍾塑呂惑矣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子曠寂之途遇色婦于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孔周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爲旅伯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  
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深雛暖鳩棲弱葦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  
慶衍後人范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餒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  
梁項羽英雄之弱葦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未必錄一拙終  
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藜珍瘞身列豔靡骨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強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貧不賤不弱  
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犬瘖廢羣佃交議曰職吠者無聲當與不鳴雁俱死予召而諭之曰犬瘖于聲者未必瘖于心也是畜呼之而來叱之而去不瘖于進退者也賓戚升堂際而迎之塗人過門哆而逐之又

不瘖于親疎者也視夫衛輒吠父王莽吠君管象吠兄弟怒聲徒嘈嘈于天下後世耳爾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者死是冒持聽衡謬持刑柄生者幸而死者冤矣羣佃相視而歎曰吾儕瘖于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俱生拱而退

### 瘞木文

溝中之斷僕取爲薪斤斧將奏予止而哀之曰汝巢鳳凰者乎棲鷗臬者乎傲歲寒而蒼翠者乎媚春光而紅紫者乎何桷杙不齒

輻輳不錄而泛泛水中爲不剡之舟乎使造化者完汝根株布汝枝葉復生于仁壽之域或使匠民斲爲琴瑟文爲犧象不朽于禮樂之鄉汝欲之乎木以臆對曰天地一紅爐也古今一燄光也堯舜同埃孔跖共燼豈獨予可哀而爲是拘拘者哉請爨之予不忍瘞于後圃贊且識曰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超生死類

朱黃二君說

阿丈人指朱黃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爲梅屋校讐有功請各第而言之黃君曰辭訛理舛非我莫攻點謬畫差非我莫蓋且黃中央色也當受衆采北面朱君赭容奮髯而怒曰句讀我判四聲我分又文之美惡我標我準實破暗之燈火極謬之丹沙也彼雌其名而不雌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赫滿人目然頻濯髮者易秃苦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黃君曰然請書爲主人養生之鑒



責井

夏五小旱井無掬泉予俯睨而責之曰吾謂汝炎夏涵冷凜冬抱  
溫不趨其時者也朝瓢冰澄暮罌玉溜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  
活爾泉獨枯泄寶塵積瓮縫烟生始悔知汝者淺期汝者之太深  
也予寧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爾而睡見童子蓬頭  
土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釜不生塵衣不凝垢  
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津濡雲染霧樽罍灑灑泛月浮花者又誰乎  
久濟忘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當扣天闔闢泉戶償子無窮之汲  
覺不知其所之但聞西簷之雨滴

說郭卷第八十終

說郛卷第八十一

學齋佔暉

四卷

史繩祖

眉山

天生神物

易繫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予嘗考神物莫蓍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蓍稠卽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崖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爲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卽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註云商書洪範也予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實成于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爲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爲斷竊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尙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人之名正人之過得寶于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沽名矣可歎也

###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註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云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悞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信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



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夫聖人之誄尙紛紛異同如此况其下者乎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註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註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註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

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立人達人

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謂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夫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爲達言己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己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于干舉干闕則必以立人達人爲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予答之曰重在學也正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于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仕此正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漢鵠雀辨

漢黃霸傳鷓鴣雀集丞相府鷓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註云今武賁所著之鷓而師古註曰蘇說非也此鷓字音芬本從鴝字通用鴝似鳳也若夫鷓鴣雀之鷓青色好鬪不止俗謂之鷓雞音曷與此鷓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誅于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于晉向秀卒于魏世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當攷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卽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

曰南山嵯峨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山崔嵬窟居穴處以爲幄茵  
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于先秦文章及文  
指世皆見之矣然予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  
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  
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  
二月則蠶尙未生戴勝降于桑乃三月內節所在必于此時蠶事  
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蠶歲註亦云三月月盡  
以後幽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  
寫差誤刻畫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日隨天左旋

予向作補亡月采篇辨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註疏爲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于左股註馬融王肅音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註已及之不待註疏及後世之辨也尤爲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于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第蘇林註曰輿猶盡載之意可謂淺陋予謂大易云坤爲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于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 夷齊太伯封諡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子推爲潔惠侯元符三年七月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吳太伯爲至德侯東方朔爲智辨侯並



行制見于國朝大詔令中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市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考其證據此蓋出于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註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予因愛市井之名義起于此且春秋井田記不見于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瓦卜

今之瓦卜蓋有取于周太卜之瓦兆註云瓦兆帝堯之兆其象似瓦原之罅隙是用名之

試筆 一卷全抄

宋歐陽修

南唐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于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



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竄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說琴枕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予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予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予家石暉琴得之二十餘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惟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

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于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畫鑒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予非知畫者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

爲學樂書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

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予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是有餘

消學日書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

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于學字爲于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爲無意也

學真草書 自此以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

年不倦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費紙書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

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志向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于人然衰年志思不壯于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拙書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

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于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于好勝耶

作要熟字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于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

患少暇豈其于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斷木爲棋剗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心耶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予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于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于用今人不然多學書于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曰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

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予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

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

則其合也必久予雖因李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

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

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

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信筆

風法華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

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予每見筆輒書故江鄰

幾目予爲風法華

九僧詩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

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

句也



甲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予以爲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第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雖窮孰甚曰閔仙甚也何以知之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米俱無此誠可歎然二子名稱高于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孤行流離辛苦之態見于數字之中至于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

見于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爲篇詠者其論如此

溫庭筠  
殿維詩

予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  
誦古今詩作詩須多誦古今詩不獨詩爾其他文字皆然

漢人善以文  
言道時事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爲難

蘇氏  
父子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

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

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予  
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王濟譏  
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爲相嘗有邊功國朝宰

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  
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爲別墅一日  
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爲  
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  
說明

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明靜所以應動善

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  
也

廉恥  
說廉恥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之耳物有爲其所

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予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予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于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于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予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予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後予于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

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茶錄 一卷

宋蔡襄 莆田人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之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于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于內以肉理潤者爲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产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蒨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溼冷故收藏之家以蒨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溼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于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鈐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槌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粗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燂盞

凡欲點茶先須燂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拂湯上蓋可四分則止眎其面色鮮白著蓋無水痕爲絕佳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爲之裹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溼氣

砧椎

砧椎蓋以砧茶砧以木爲之椎或金或鐵取于便用

茶針

茶鈴屈金鐵爲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礪石皆能生銹星音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窳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新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燂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爲之

後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註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于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書記竊去藏藁不復能記之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勒行于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覽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襄謹記

煎茶水記

一卷

唐張又新

字孔昭深州陸澤人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于又新丈人行也爲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等



揚子江南零水第一

無錫惠山泉水第二

蘇州虎丘寺泉水第三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

揚州大明寺水第五

吳淞江水第六

淮水最下第七

斯七水予嘗俱瓶于舟中親挹而比之誠如其說也客有熟于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予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子灘溪色至清水味至冷家人輩以陳黑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誠哉信矣夫顯理鑒物今之人信不迨于古人蓋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者元和九年春予初成名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予與李德垂先至憇西廂玄鑒室會適有楚僧至置囊有數編書予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有一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

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之赴郡泊揚子驛將食  
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  
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  
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  
之水使曰某擢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  
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伏罪  
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懼其鈔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  
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是所  
經歷處之水優劣精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  
口授而次第之

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

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蕪州蘭溪石上水第三

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形俗云蝦蟆口水  
第四

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縣淮水源第九

淮水亦佳

廬州龍池山嶺水第十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

水苦

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

未嘗泥

吳淞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峯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圓泉水第十八

桐廬嚴陵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

用雪不  
可太冷

此二十水予嘗試之非繫茶之精麤過此不之知也夫茶烹于所  
產處無不佳也蓋水土之宜離其處水功其半然善烹潔器全其  
功也李置諸筥焉遇有言茶者卽示之又新刺九江有客李滂門  
生劉魯封言嘗見說茶予醒然思往歲僧室獲是書因盡篋書在  
焉古人云瀉水置瓶中焉能辨淄澠此言不必可判也萬古以爲  
信然蓋不疑矣豈知天下之理未可言至古人研精固有未盡強  
學君子孜孜不懈豈止思齊而已哉此言亦有裨于勸勉故記之

述煮茶泉品

夫渭黍汾麻泉源之異稟江橘淮枳土地之或遷誠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識草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之嘉尙博識之精鑒自非嘯傲塵表逍遙林下樂追王濛之約不讓陸訥之風其孰能與于此乎吳楚山谷間氣清地靈若俊穎挺多孕茶芽爲人採拾大率右于武夷者爲白乳甲于吳興者爲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徑山稀至于續廬之岩雲衡之麓鴉山著于無歛蒙頂傳于岷蜀角立差勝毛舉實繁然而天賦尤異性靡受和苟制非其妙烹失于術雖先雷而羸未雨而擔蒸焙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不甘爨之揚之若淤若滓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識其水泉之目有二十焉會西走巴峽經蝦蟆窟憇燕城汲蜀崗井東遊故都絕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酌惠山水粉槍禾旗蘇蘭薪桂且鼎且缶以飲以歡莫不淪氣滌慮蠲病析醒祛鄙悵之生心招神明而



還觀信乎物類之得宜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尙前賢之精鑒不  
可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草也清瀾素波均一水也皆忘情于庶  
彙或求伸于知己不然者叢薄之莽溝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  
故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葺服勞而虎丘之鬻沸淞江之清泚  
復在封畛居然挹注是嘗所得于鴻漸之目二十而七也昔酈元  
善于水經而未嘗知茶王肅癖于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  
無愧焉凡泉品二十列于右幅且使盡神方之四兩遂成奇功代  
酒限于七升無忘真賞云爾南陽葉清臣述

說郛卷第八十一終